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峯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埏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陳煜

圭峰集卷二十一

明 羅玘 撰

襍錄

論

天下之政出於一

論曰天下之政其理未嘗不出於一也顧其勢常不出於一也雖然亦不可使之不出於一也不出於一在易

是之謂否其君之者之責也相君者之責也欲其出於一也吾有理而已矣勢不吾恤也彼天下之人皆有心也有心則有欲有欲則其必於遂也亦其勢焉耳矣欲之在人其之善也十一其之不善也十九以如是善不善之相懸則各一其一於其父子兄弟之間葢有不相能而相傾者則凡可以逞其不善而遂其欲者復何恤邪而況可以遂其大欲者乎則其至於是焉幸吾之不一而入焉亦自然也嗚呼君臣之間亦可畏矣孔子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葢謂此耳君知為之之難凡可以擇相而防其入者何不用也臣知為之之難凡可以正君而捍其入者何不用也吾見君臣上下交相與以成其一而已矣吾可以優游暇豫以為吾之所得為而無所妨矣彼旦旦焉幸吾之不一而入焉者吾無隙也吾無以招之也彼自懲而退也一人之不入也千萬人之不入也千萬之人天下之人也然後天下之政出於一也在易是之謂泰謹論

理氣本無先後

論曰在天成象在地成質在人成形氣也而所以成象成質成形者理也所可見者氣也所不可見者理也日也者月也者象也山也者川也者質也耳也者目也者形也如使人之徒指日也者月也者山也者川也者耳也者目也者而問焉曰理與氣孰先必將應之曰氣先何也其見於所可見者勝也遺乎理者也不可與語也如使人之究日之燭乎晝也以陽焉月之燭乎夜也以

陰焉山之峙也以静焉川之流也以動焉耳之聽也以聰焉目之視也以明焉曰理與氣孰先必將應之曰理先何也其究於所不可見者勝也泥於理者也雖可語而亦未可深與語者也其必曰陰陽判而晝夜分矣然必晝夜其陰陽以宣焉動静别而流峙定矣然必流峙其動静以彰焉聽明賦而視聽得矣然必視聽其聰明以發焉知乎此其語日之象也必陽也晝也語月之象也必陰也夜也兼焉以至星宿風雷之類莫不皆然也語

山之質也必靜也峙也語川之質也必動也流也兼焉以至昆蟲草木之屬莫不皆然也語耳之形也必聽也聽也語目之形也必明也視也兼焉以至四體百骸之微莫不皆然也而後庶乎可與語天地人之理與氣矣可與語朱子理氣本無先後可言之旨矣謹論

君子上達

論曰君子者亦人而已矣而以為有異於衆人者何哉曰衆人見有所謂物與我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衆人見有所謂贓與否也孟子曰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衆人見有所謂利與鈍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衆人見有所謂難與易也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則夫君子無物無我無贓無否無利無鈍無難無易也葢如此曰然則君子者其亦槁木濕灰而已乎曰非也葢自慈愛以為

吾之仁而已是仁也即天道之元也辭讓以為吾之禮而已是禮也即天道之亨也斷而必行以為吾之義而已是義也即天道之利也知而弗去以為吾之智而已是智也即天道之貞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物無非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否無非臧矣利物足以和義鈍無非利矣貞固足以幹事難無非易矣故曰君子上達進夫天之道矣無人也否則汨汨於物我臧否利鈍難易之間則人也下達事也衆人之所為也終亦必小人

之歸也謹論

策

擬策問一首

問孔子答子貢之問政欲存信而去食非謂食之真可去也所以甚言無信無以信諸其民而不可為政焉爾在易中孚之彖曰信及豚魚其於物之蠢然者且猶信之況於其民乎求其所以為信之道考之周禮六官之職具不誣已夫何後之言治者乃曰民不可與慮始可

與樂成則是朝四暮三之術可施也信亦何時可行之有又曰化之而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易之而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無亦愚其黔首而已矣果何事於信乎且莫信於徙木之予金矣而論者謂其有果於殺之禍莫不信於雲夢之遊矣而當時乃有將兵將將之較信果可信以為安乎有以信為救饑之術者非之之說是也然則江淮之饑洊矣蓋不減於曩昔關陜之一慘矣而其民之轉徙流亡乃不至如彼之甚者議者以為恃有

朝廷之大信堅忍以待之而果卒活于銜命之使者之救之也信以救饑斯其驗矣非之之説其果是乎或令昔異宜不可行於昔者顧可行於今歟夫惇信明義隆古之世為然而秦漢以還始有不足於信之説無乃隨其世之升降而升且降之而信有所謂循環者邪審然今之世古之世也何其幸歟然而存信以結民心儲蓄以預荒政古今之同條共貫者有幾古今之相戾者幾何不必泥於陳迹而因時制宜又未必無其術焉諸生

毋徒諉諸氣數之方隆而莫之講也

傳

老先生傳

老先生靳氏名瑜字廷璧鎮江丹徒人也少為諸生至貢業太學未有是號也始自經歷温州府時府時周守城府高眺眺視諸幕僚諸幕僚類戚施剡劘甚先生至不知也晨入揖事當治治之旦日復入事又當治又治之或符下行縣上馬去不顧僚避積歲沓不舉或叵測

貽身災者守試符之亦行不辭事已内符退入舍卧僚至問弛張方畧云何應曰唯唯至移語他事已守聞驚嘆以為不可及延入閤與為禮呼老先生云曰老先生云者非其年之謂也尊且師之謂也由是府之人皆如守之呼曰老先生下縣之人亦呼如府之人温人道丹徒語故丹徒之人亦呼如温之人守去再易守不樂與後守居去温家居十年以歿有二十四年矣以子少卿貴累贈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光顯矣人亦忘

之過其墓式其閭者亦止呼老先生云少卿發應天解及第第三人踵予入院與有麗澤之雅得先生於隱度中意退然不勝衣懦者也而其治温又健乃爾其治陳清戴堂事即勇者不如而隄沙園塘以利温民皆不與其貌肖者壯哉大抵温海邦也疾風駕潮齧峁圩其田稅歲苦民虛輸之者十四五而海外雜蠻吏貨視内地伺便鷙攫之舊置嬰石金鄉暨温三衛以戍其帥類世傳虓悍饕餮武人而附府者尤飾文假法睥睨吏治為

蠹螫莫制其山與海嶼則民以險豪吏以遠略因循醖釀至不可忍則坐以逆聞聽上制置均為患本堂永嘉民也垂當坐先生急謁部使請曰堂誠謀逆邪畏囊頭荷校就獄死耳且罪止堂而草薙禽獮之非宣德惠養意脫獸困跳踉如溫民何吾請往招堂即日單騎緣澗谷覔抵堂所呼堂出曰我斬經歷也來活堂堂驚出且數且諭導至府獄具遂脫堂族他如堂豪喜洗刷一變清所謂為蠹敢往者千戶也聞人已聘女美以奴齎衛牒

來訌曰吾妾也府實弗任與衛為異同下以觀先生先生知狀引左證了了乖上清窮急入賄賄至輒出益窮自輸伏辜女獲還聘夫武人悉慄慄戒母邇府府益肅無事沙園者平陽瑞安界地也田圩不知其始堤成水可洩蓄歲有秋民輸外食且足令所謂靳公塘者是也其治要在利民完安之而剗除其疵癘雖或時攝守事如即真然以無營為釣取亂其心益嚮往期溫無遺便乃已僚耻日殿莫能班或危以禍或左諷以嫌卒不變

用能成其志成化中朝京師會判去温人志屬之狀入部
舉請代幾僅絲髮許以不一少動意止判初不入于心
故當其時忘得之家居温人過必入候致水土物比殁移
以候范恭人不衰少卿宦朝温宦遇之兄弟也至語舊
無不曰吾老先生且曰宜祠而俎豆之恭人以弘治乙
丑冬殁予目見温人哭之哀焉庶幾古所謂循吏者方
其在温年餘五十矣而少卿未生恭人念垂老而孤買
姬入室姬實士人女也急得金以緩禍者覺之反恚恭人

遣姬且以金去戒恭人毋為是戚戚已而少卿生如持左劵必其有後立靳宗于丹徒少卿嚮為名臣且有子延慶將世其家矣蓋驗先生所謂仁人者於乎先生於世為仁人於靳為宗子於温為循吏於國為名臣父昔太史公傳循吏叙世家其法具在遵是數美仍其號為之立傳以質諸君子君子曰誠以感人不諼仁以迓休則延其然其然不然其誰復當言哉

雅素子傳

稚素子張君諱文字經載臨江新喻人也弘治癸丑以
春秋登進士第選入刑科為給事中儕輩詡其有喜色
問之曰吾遇明君吾用春秋時也事先皇帝十餘年中
改兵科進工科自右而左又進都户科皆給事中今上
改元九月八日卒于京師高坡巷邸先是奏進新政五
事語中皆陳變更乖剌特驟力詆内降害政若親與閹
戚家為仇敵者賴上寬明僅奪季俸予往唁之門者報曰
昨夜不食若又為奏者風搨之顫索卧令且汗之予去

及吏往則君卒矣公卿大夫士嘆于朝胥吏嘆于署僮隷武夫亦有嘆于道者皆曰直臣云亡予悼之甚不忍聞焉君嘗以覈實邊儲三出當往貴州也予作威鳯吟別之而以鳳居守為終句意戚睕結中膠固競熵威餤惟君足鎮之云比至未曾以女苗叛于貴貴用兵君言兵在得曾耳購馘之宜而苗獠脇從多薊刈之傷生無益在蜀屬蕃族擾松潘餉運斛十金妄級給賞陣奔靡誅君以蜀憂方大為獻議者十弘治中最先論元夕張燈

下有司治具典庫中官以逸樂玩弄惑主聽劾及諸司迎望風指當按上方䆁治為頓減之會外戚有罪當廷謝陽疾而以子代之俄而乾清宮災君引春秋宣榭火著戚臣驕滋謂逼厥災火焚宮此其徵歟明年敵大入雲中鄜延將廹內地朝廷戒嚴尚書文升請集廷議君疏柄臣耄師或輿尸易所謂凶代以倪岳戴珊劉大夏張敷華可其面折人多此類鑄錢議起中外洶洶入五議一曰某二曰某三曰某四曰某五曰某而大要歸之

以節儉既而新鑄果如議不流皇莊戸督類左官退校無賴竄名於是乎漁獵之上不知也君上言曰邦本在是當存先事之戒凡所指切時籍身任獨往若嗜慾時惟一人在班行長身修髯旭旦罷朝步出掖門錦衣冠幘禁旅閽人必驚覸竊語曰是何翹翹者邪名能高下古今作者之品遭母喪朝之名能文辭諸體殆備焉而皆託諸石載盈舟焉以歸母弟用載嘗薦入京有癰貫腮潰洞齒齶血漬牀席垂絶君與寢扶掖盥滌召醫迭

入最後越醫至君與語作曰是可生吾弟矣藥入果然

性樂與人游會予談必移日出自廣西還為予言古田

距藩城纔七十里猺至支解二員尊官而當國大臣不

以掛于口寒心哉予以為議適然爾及今閱其遺草已

附六事入奏此其一也其制狼兵如嗾犬獵策尤良於

乎誠臣憂國固如是太史汪君誌君墓年壽世次葬日

月備矣而稚素予之號未著用載丐予傳之行于世贊

曰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士之

處草莽有不以是自負與以是疵人者乎及其出也身自為之有能酬其所負而不為人所疵者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天下皆是也孔子曰言顧行行顧言吾以為雅素子其庶幾乎

胡液楮傳 為謝解元作

有輿圖之半輪者實胡液楮氏之族也其地疆域明其求物産居民焉無有也有之亦若繪圖然分十二牧主之十二牧曰烏木蘭氏十曰白象胥氏二烏木蘭氏實

貫穿于腹裡之界白象胥氏乃于外夾持之然實同受轄于金丁氏焉金丁氏固故能拜力隨機卷舒槖籥以風四方當是時祝融氏司令欲以炎威威天下天下之民賴是卒亦無苦及祝融氏退十二牧亦倦于勤斂而退藏于窨待時而動雖然十二牧惟白象胥氏骨鯁臣也使十二牧微金丁氏與白象胥氏久與胡液楮氏同解體矣烏能與祝融氏爭衡哉

坦然翁傳

坦然翁姓劉氏名山字壽之蜀之珙人也别號柏亭父澣進士授行人再遷御史翁少侍養居京游司正劉公門劉公少許可惟重翁屬望之景泰初大壩夷酋叛大兵西征御史在遣卒於行營遺命以門户百指累翁遂罷應科舉將命惟謹猶時竊間肆力於學因得旁及天文歷數謈盍延都憲李公匡聞之諷郡辟為陰陽正術衆方難翁行翁乃誦程子存心愛物之言欣然往應辟衆至不知所謂其謁選示弟有詩鄉人傳誦以為詫既

視事先時郡漏隳于積差候測移刻翁正之司漏不敢爽也始此郡時苦諸偷守檄翁提兵清邏諸偷跼蹐潛逸他郡㑹罷所隷兵皆爭留焉有詔城大壩翁受牒董役事役夫集自四境衆聚狡獪條踈而姦作每伺官之當代者於隘而剽掠之及翁去反相率賮餞數十里外涕泣羅拜而返守大賢翁府署庫廪有作一以屬翁致守陸公淵之偉矣考功展哉君子之奬凡郡疑獄多翁之讞積歲健不承者感翁開悟皆頓成案郡卒有為民

占其田者自分於翁有宿怨逆不得直翁得狀判歸之鄰素酗酒者一旦大呼詈翁人問翁所處翁笑曰彼方為酒所苦吾寧罪酒乎羣惡少掠其蒼頭賣民間數歲獲之或從臾翁訟翁笞其蒼頭使即所事已而笑曰吾訟畢矣翁天性孝友深得父母心母蚤世事繼母無懈二弟一妹翁所成立也嘗携妹北上艤舟絶岸妹戲而前俄墜水中翁驚愕不覺俱墜其水深不可測加天寒裘重没入不見蹤跡觀者皆駭頃之持妹而出論者謂

有神相云蜀俗兄弟壯且婚多割竈自食翁深恥之然
不欲傷母弟心志悉讓其田宅御史之死王事也向二
毛其施弗究翁痛之作永思堂于家歲時率子婦拜祭
以為常平生不談人過至於教子則毅然正色反覆於
綱常倫理習章句業進取未嘗及也尤懇懇以堯言桀
行為規其為詩工敘事黜險怪其作字必楷正諸子有
適其書問先學行而後起居官雖卑而不少逐流俗有
所乾没一日奮曰與其縻此而栖栖豈若于于吾身耶

成化丙午遂得解因復自號坦然翁取其於世累坦如也仲子武臣以鄉進士遊京師名士善者十九與南城羅玘締為文盟其文刬去時好追登古先名譽登進若非身事然觀其子信其父古之道也玘敢僭傳其事為善教子者法焉賛曰蜀去中原獨遠兩漢文籍之興蜀士大有聲而竒瓌遺逸之民以遠不世見獨今坦然翁困於鄉里小官哉老泉歛響不振以遺軾與轍鳴也獨坦然翁不能文也邪噫蜀真遠也邪

張節婦傳

節婦新淦暮膳郭師孟女玉峽張洪本妻蒲臺訓導鑑之母監察御史芹之祖母也年七十八殁當弘治庚戌月在仲春日為廿八又明年壬子二月二日葬柿坑之塋歷十有八年為正德巳巳御史銓得南院蒲臺亦解教事來就養子往也語次必嚬呻曰鑑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嗒然御史來也語次亦嚬呻曰芹欲夫子之有言也已則嗒然他日又來入狀曰微芹祖母無以有芹

父况芹乎芹父子不及今徵夫子言傳之後世安知有芹祖母又安知芹緒之幾絶而復續乎言已泣予辭又泣蒲臺歸二年至是二月訃來予往就弔位御史泣言若昔者而益悽予退討狀王峽張著自勝國前人故曰古張又曰庫張謂假貸之便若取諸庫然洪本父曰季徹其兄也季徹死洪本奉母李氏嗣家政而屬有家厄日用隱憂以李故鬱鬱弗忍洩未四十死蒲臺方脫襁褓固在厄洪本者所欲居貨中則節婦譬則匵也先

抉揭之攫取惟其便乃入李以言具為婦急捐姑雛他奔狀踪跡秘譎而隱約李姑不疑日改而新之緒蝟刺百出使可覆驗覺李微動隨嗾妁來節婦罵逐妁去截髮泣三日籲天自誓曰吾所不為張氏鬼者有如皦日李乃寤間亦發恚殿其惡曰吾今執女告縣官然終以愛掩止節婦計曰彼欲逐我乎戹斯子也而已耳果戹斯子乎利吾有也而已耳假令真能不拔一毛而顧於吾重者毫髮蹉跌吾與張氏存者幾何吾今掃地赤立

則何如於是聞奪一墅去守者告曰墅去矣曰知之繼聞發一廪去守者告曰廪去矣曰知之或扼腕曰可訟也揺手指蒲臺曰有是在積數歲至無所可奪可發而蒲臺亦勝冠或又曰可使商也補前之匱乎曰吾聞業不遂者改業之況幾賈大禍而幸脫者乎然擇之莫儒為宜乃齎送之金陵就周户曹學學七年然後歸遂就庠舍而御史適生命曰芹志吏業意也御史在乳而母死哺藉携扶一惟節婦稍長知學常以一釭膏坐之於

紡甎側永夜誦緯成師之贄或於是乎取之隣之婦熏而為夜作為鐵石心者亦多有洪本有寡妹門户絶李以虐子之蕩覆無所於歸也且慚不以言節婦節婦心知之於喪李之日迎與同食者終其身距今里閭傳之若前日事蒲臺用戊午貢授令官御史亦以是年領賢書登壬戌進士官福州推官而至轉於院蒲臺之封亦用其貴居院敢言人所不敢言凜凜樹英烈風要之忠節一道也其亦有所本也與予舊史氏也為著節婦傳

以俟後徵焉贊曰立人之孤而世之與起人之死而生之孰神乎曰必起人之死者也然則孰難乎曰必立人之孤者也何也循古之方而用之而人偶生焉觀者孰不驚以為神乎而或使復為之其又可能邪若夫非自少艾而白首出萬死而一生而人之孤未有可偶一為而立者也故曰立孤難耳亦何貴於人之驚以為神也乎曾子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謂之君子於乎若節婦女中之君子也與

贊

石山先生贊 為安成周舉人祖作

爰有主者翔者栖者延頸而盼者其有知者至杖而侍者其甚有知者榮者華者節而榦者其無知者至破崖而下者其甚無知者其有知者若會于無知者其無知者若倚于有知者皆環萃于主者以其有知若無知無知若有知而前知乎無所不知自不知其若是之不可知而為有知無知之始也噫有象而垂之者其容有知乎

然吾不知其意之所擬亦將隮之于不可知之也與

工部侍郎沈公像贊

啓前鋒以導衆介運太阿以芟多薑立亦幟以名諸豪築京觀以瘞羣饕乘其可為之幾固嘗盤礴于斯既而動以抵牾敵蝟來疵則焉往而快其所如葢世惟貴乎有志又遑恤其乖睽既事往而機息亦競羨而追思位亞鳴鳩其進也實銖積而寸絫志同倦鳥其退也忽距脫而毛遺今胡為公是昨胡為公非覩公之像或者其

似究公之心似者其誰

清軒賛

蠎衣玉帶也者凝然而坐于隅也吾初不知其在朝亦不知其在野胡為乎來乎其諸誰之儔歟人曰本漢之裔曰清軒翁㓜寔奇童乾清宫隨飛龍肄内館師羣公鼓五絃之疏越助虞舜之南風既馳騖乎薊北遂騰踏乎雲中暨殿西陲厥聞彌彰狀元有碑君子有堂曰雨而雨曰暘而暘孰為壽俊為帝尊事孰有勞績為帝明

揚既而烽息燧滅爾界我疆於是乎誕敷于家克敦厥族本系支連有位有禄倒蹤賓賢宵繼以燭天子曰休來歸自西留都居守天子命之載瞻斯容有父兄在既孝既忠天子有賚

鄒竹所贊為翰林孔目祖作

人亦有言曰其康齋孰得其門維鄒竹所得館為賓轂其後昆可知其人我友其孫而出其真我贊之云

雷南坡贊

神之肖不肖繫于工之工不工人既望而識之矣衆之崇不崇繫于行之修不修大賓之位亦既居之矣名之傳不傳行雖修矣不足恃也况於其他乎繫于評之者言之文不文噫吾何足以任此哉

潘竹西贊

流離寄寓遂有冒姓同事忌毁遂有讁戍姓還于初讁復於舊加初詵詵增舊岸岸東階執法西階溥違公樂委蛇樂寄樂歸公哉公哉

笄歸時徽罷俔匪怒直鐐綴綻以植門户鼎鼎造新去去革故有莪恵文有赫祈父嵗時廟食不祧之主

潘安人賛

西崖賛（為周遜舉人父作）

崖之巔高不可縁鶴巢何年崖之旁可棟可梁翁有山堂崖之下翁稼沿崖有流翁或出遊翁善飲酒以賔以賢于崖之前翁少孝友今老白首可禄可封翁之令終今日西崖委蛇深衣未為翁是未為翁非

謝彌堅行樂圖贊 先號賢樂

眼中紫雲 時在都下 心中白雲 父在家 般齒之菑經笥之芸高山流水蒼梧翠筠賢者樂此其在斯人

遯齋神贊 陳舉人之父臨川人

孔取敏而好學傳嘉積而能散師古則簣土成山善施如流泉赴澗山成而木生焉學博而文出也澗會而水滙焉施博而德大也然猶以為文不若羲之畫施不若泯其迹想希夷於羹墻以大丘為鵠的姑肥遯於蓬齋

之下挹其遺容吾於是乎太息

遯齋孺人贊

生如在彪固之門幼如鞠於李丞相之所得所歸如太山先生侍於膝者又如閨中諸陳特未覩其垂魚而入也噫象服是宜抑其末者耳

御書贊

繁星麗天翬豹在野亦有文章以嚇觀者亦如皦日萟然中天文龍威鳳交騰翕焉皇閎玄墳羲示顯畫有一

于茲光景夜射日明于晝乃晦于夜彼寧匪文文在斯下鼎湖雲愁號弓者誰此惟羹墻如將見之白蛇貫牖雲風雹雨或有雷霆天命下取

無為州判李君贊 孫時修貢士求

腹盈盈以筍經而困于大横羣振振以飛靡而莫之與京倅無為之郡射有為之聲民以為赤子之於母自以為夏日之於氷葢立功自古亦言其次而知止於理真若寔榮嘻子承其芳孫踵其武族食其田仰斯容而興

思亦羨墻而僾然乎

陳訥菴遺像贊其孫景賢求仙遊人

不以其盈勺此注彼或待舉火或平如砥譽曰斯邁匪局於邇孰懼過差孰敢忻喜人亦有言惟太丘似人亦有言趾户牖美難興者衰難能者齒弁之峩如公豈如斯而已也

跋

跋臨汾劉氏族譜後

臨汾劉公修宗譜一編居守留都時留都大夫士莫不獲觀焉亦莫不嘆公之質也有識者亦莫不因以覘公宗之將盛也而知言者又獨賞公雅好斯文獲萃於斯編也公臨汾人也上世當草昧初隸尺籍播遷南北靡恒厥居形影相弔保厥子遺以有今日亦天也遑卹其本始所自出哉及公既貴盛而作斯編也或謂臨汾他有劉氏矣取附麗之彼若夜蟲之就火也公曰咄詩不云乎原隰裒矣刺血漬骨得父骸焉贋可亂真也吾忍

為是以負吾先哉自吾父祖始可也噫公豈太古之民歟何其質若是也公同産三人同産之子遂十人今位執金吾者二賓軍府者一待魁春官者一廩郡庠者一諸孫十人泉湧出而燎方揚也盛矣哉且公幼肄内館有偉名既親肘腋出殿邉陲以文飾治故一時天子之股肱侍從之臣與方州外大諸侯四方逢掖之士篇章之唱酬功業之紀述斯編之序贊彪乎炳乎窮日之目力而莫能究也非公篤好之何以至此君子於是合而

評之曰質以培之故其發也盛焉文以章之故其盛也傳焉是故文質備然後天下之事理於宗祊亦然公得之矣

跋謝以中鼓動天機卷 同寮分韻賦催盆池荷花詩

是卷成之四日以中辱以示予予老不自量隷古四字以志斯會之奇而慶斯蓮之遭也噫蓮以靜也諸君欲其動焉諸君所處亦靜地也抑不知天將息其動機亦如諸君之待蓮者以待諸君乎理有同然盍思以豫之

因以中以告

跋陸氏家藏東坡王鼻騂公據卷

東坡恐李方叔賣所遺玉鼻騂為之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世多多公陸氏之先得而藏之予獲觀于京邸因感而推知前世凡鬻賣莫不有券矧田廬之重謂之世業不言可知獨不知馮道當時習于賣國國尤重也亦嘗有券否當與千古有志之士質之附于是卷之末

跋送詔制進庫

臣既修庫作龍函中几之為詔制設也思欲遍檢羣簿書分類標年以便部家考閱因得取國初迄今詔制貯之函中未能也時時太息之考功主事林塾告曰句容致仕知縣楊鉞家實有之適句容縣丞闕昂同邑人也乃俾以禮求錄之至是始克成謹用登貯正德七年四月五日也

題黄堂楙績卷後

右黄堂楙績一卷首有四大字即卷名也釐為十二圖

圖各有名按名為詩數十首而括以一序在圖之右字之左大約美廣府太守伍公而作作者皆廣之逸民也予考牒志唐宋璟宋張鑑皆以知廣州有惠愛民為立石頌德豈廣之民樂於德其長上而坐以成俗邪韓退之誌李翱祖楚金之墓有云刺史不恱於民其去官相率讙譁手瓦石需其出擊之民可擊刺史邪誠亂民矣刺史抑何人也漢尹就討益州叛羌蜀民謡曰寇來尚可尹來殺我尹真甚於寇而殺其民之若是邪民苦其

吏而甚之之辭也借移璟與鑑也於此民亦忍擊之而苦其來者乎賡不幸而得是刺史與尹其俗信厚矣亦甘為之立石以頌乎由璟而前無為之始由鑑而後無為之繼賡之人亦難乎為其長上者矣宋碑時已奏罷張石之文疑亦鄙俚無可傳可傳亦不必石即如此卷可也公之子寧波守朝信俾予廁名其後嗚呼予亦何恃也哉

題西樓卷後

工部郎中新喻傅君命予題其西樓之卷予曰樓重屋也以其在居之西偏故曰西樓邪曰然南方多暑雨地氣上沴以糜敗筴笥中之百物而什器亦蒸解其膠漆至不可用惟樓以貯之則免耳斯樓也其亦然邪曰不吾兄今少宗伯其少也讀書其上而吾少也亦然今其圖籍具在將以付吾後之人世守之俾知自吾二人者始也卷之所以作也予曰嘻其始也於樓讀書於樓貯物書不如物及其終也物盡樓頽名傳在書物不如書

樓之品于是乎在予烏得而低昂之哉

跋何進士御題後

古之君子入君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況至君所乎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況君在乎君命召不俟駕行況君親臨之而有所聞乎今制策進士于奉天殿丹墀內則至君所非君門矣上皮弁臨軒則君在非虛位矣御製策問人賜一首則天顏咫尺天語丁寧著在耳目非特君命召而已夫君非天也而古人動以天目之門曰天

門非以其入之難乎闕曰天闕非以其至之難乎位曰天位非以其近之難乎顔曰天顔非以其見之難乎語曰天語非以其聞之難乎恩曰天恩非以其得之難乎彼幽遠之民有終身不登刺史縣令之堂者則其謂之天也固宜而進士者其初固其伍也徒以其尺寸之長傳贄焉一旦入君之門至君之闕近君之位見君之顔聞君之語受君之恩而疇昔顧瞻如在天上者今皆得於身心耳目步趨之間則其倏然自拔出於凡民之上

亦甚逺矣不然均是民也其所以仰如天者固自若也而或者乃欲誇人曰吾才也固當然也吾誰欺欺天乎於乎進士亦可以自思矣葢繼今以往皆報君之日要不敢有遺力焉而能匹休古之君子不也令弘治六年春三月當策士上如故事賜毛澄等三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賜同進士臣何垕侈上之恩也奉所賜策問裝以巨軸置以髹匧拜稽首言曰此天語也用將寶藏之垕江西新城人直弘文舘舸齋之曾孫荆藩長史子

方之孫鄉進士燮之子今刑部尚書椒丘之族孫翰林編修臣玘之友也孝而友剛中而巽外其有志於古君子之事君久矣顧獨不知今日之遭遇而已拔出於凡民之上哉而其圖報之效期之以赫赫要不可窺而進之以悠悠當不可窮也三百人人各有賜問非所知不以志虛臣所知也故志之且以竢焉

跋歐陽公墨跡

歐陽文忠公文章為世宗師人無賢不肖皆知之不謂

其能書也而寔能書趙文敏公書法近世罕比人亦無賢不肖皆知之不謂其能文也而實亦能文一因大以没其小一因小以没其大於此可以見人之擇術不可不審也況於所以為人哉予閲公手澤數幅于水部郎中永豐王君有感焉故公論之後之鑒者其亦有警乎

跋貳尹魯英氏寶藏先世孝友卷

長谿魯處士輓章一冊狀表銘序皆在焉鄉先達諸公所作也其孫少府仕于廣陵予罹外艱南奔以疾羈于

其傳舍中出予觀之編帙解落先後倒置予且正且觀
葢自宣德庚戌至是六十一年矣雖金石之堅不能保
其必存而況盈尺之素與蠹蟫爭日月者乎是又見曾
氏之世其家非以他物也然自今考之曩時鄉之文獻
若是其戚處士之頼以不朽葢不繫是册之存與不存
而是册之存賢子孫之所以能不忘其先也雖然聞世
德於家為實為本根雖尊敦彝劵之重於家不免為華
為枝蔓嗚呼曾氏之藏不獨是册斯可已

啓

代樊都尉定馬冢宰親啓

伏以地連豫土同氣相求班綴明廷言歸于好雖秦晉之不相及世猶締婚況將相之為同寅禮可義起恭惟太翁閣下朝廷柱石人物權衡為宋著龜鶖潞公而欲拜繫唐輕重儼中令之復生再惟親家座右夙聞鯉對寵寄虎賁贍梓及橋光前啓後能不滿假無矜伏波奕葉之隆顧善引援俯念補衮禞縱之舊蔦微得托灰冷復

然且令孫女蚕籍翠竹蒼梧之蔭實惟蘭茁其芽而小兒者未解瑶翻碧潋之章所謂民鮮克舉然所幸者慶衍仙源故其儀之得此嘉耦倘得依于絳帳鵠虎之譬當明漸可從遊舞雩稼圃之言自訥自天作合榮我寔多伏念某相庠晚學貳室未賓叨肺腑于本支功豈横行於冐頓司甂牙于肘腋分踰食邑於舞陽差轂薄陳九物之儀引領拱聽千金之諾伏願自今伊始詒厥孫謀白首殿邦百辟仰師臣之躩蹤赤心許國二家樂聖

世之昇平盟如可寒言猶在耳所有世系合行謹具于
左

代樊都尉納采啓

伏以日月際重明之會乾坤當再造之期四方寧而
車同軌書同文二姓合而女有家男有室恭惟太翁台
席曁親家座右退公多暇於頷孫相攸本期於燕姞外
雖示無適莫內實暗寓權衡遂使素無中雀之微能亦
獲叨占乘龍之妙選祗承布諾庸藉氷言歲甲子之司

權月大火之在次遂敢託於鏙薦忽乃忘於耦辭言以為徵玄草餘奇之是借禮雖不腆實藏美賜之儲供是非比擬於委禽今則相將於奠鴈親迎諏大梁之吉上章剛輳乎攝提納采用降婁之柔屠維適冠乎協洽豈克耳仰星天而揖俟巹寀弁因年矢而每催蹶里八鸞敢竊肅雝之遺響渭梁百兩幸追籍輅之芳塵天釐女士封縣君足矣列侯何必臨光世衍雲仍於宗祏繁焉素公甘傳魁紀情浮於物書不盡言伏惟鑑照

劉

與友人論舊事劄

同鄉同年同業臭味之同意氣相許又同弟南北相去畧差池爾一旦不相信遂若異世然何哉意者前之同偶同而相許者偶許邪或吾子自處已躋于至誠無偽之域而視吾輩若亡若存之小人不足信邪不知何忍以暗邀人心之大惡筆之于紙且以告于君而相加也春秋書亂臣賊子亦其人去世已久姑取之以垂戒萬

世而非即顯戮于市也而吾子之言果行則族誅之罪吾固不得而逃矣賴先帝明聖寛而宥之遂使首領獲存于今而尚得與吾子遨遊于吏隱之地是先帝奪吾于吾子之手也明矣借曰彼人者實首焉是彼之辭也彼嘗語人曰吾子時以文學名于諫垣諸章誰敢居非獨此也今兹其人雖死而朝之大夫士憶而誦之猶昨日也果誰可辭邪昔陸抗信叔子之不鴆人千古以為美談吾固不敢為叔子而吾子於抗如何哉盍棺事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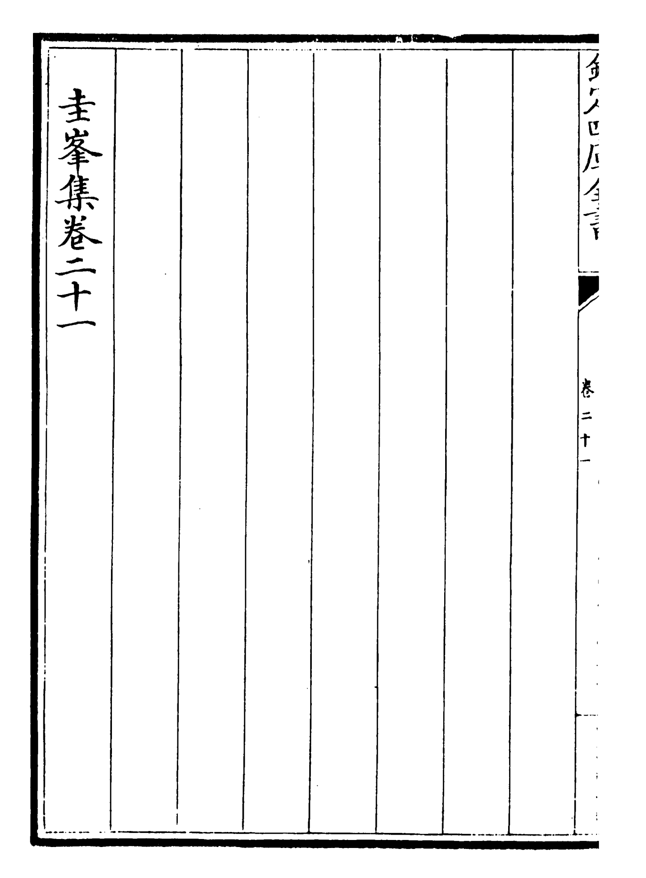
定吾固當勉之吾子其明目熟慮以應方來可也丈夫事在磊落掀天地而置死生禍福于度外伯夷頌所謂一常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常人毀之則自以為不足其足為大丈夫乎久不接論因地相邇偶發素所欲言惟吾子思之吾當自此閉口吾子幸俱忘之罪過罪過

書

寄西涯先生書

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亦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歲之後史册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刬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焉生蓄誠積

直有日矣臨絾不覺狂悖干冐之至



圭峯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峯集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瓆

謄録監生臣陳　煜

謄録監生臣湯安泰

圭峰集卷二十二

明 羅玘 撰

襍著

襍說一首贈韓君國器歸省華亭

楚人有賣卜於卭僰之區者其隣之商室于僰人之地且十歲矣僰之貝璣鐐組羽毛齒革盡輸之東之藏盈䭾而出之辰西之藏溢舟而下之梧二藏之鑰壯如杵

然僰善狙亦無窺其際者楚人僦其廡下居之日累其直三年得百金焉夜夢入其家父呼之休毋飲食之寤而泣焉旦告之商槖金裹糧接淅而起商曰噫吾一年而夢是者三二年而殺一焉三年而又一殺焉今則無矣以其僮槖千金償之既至而二室之親尚無恙楚人之室屨之蹀于户稷稷然轡之繫于楹簇簇然而商之室門之犖皆覆之簷之隙蔓刺之閒有泣者矣楚人曰咄吾始入僰而肩之縮者三日居三日而始敢喘息又

三日飲謦欬始敢望其門至授吾以廡已十日矣於其謝而歸也終不敢視其面況其僮之槖兼數人之力而吾之槖若槁葉之在吾臂也吾以為僮將揚揚其聲光人亦多其金也吾將挾吾龜策而徙以避之而今若此吾惑焉間過東家之叟而問之叟曰商胡為乎不偕若之來也曰根盤厚病於遷叟曰然則日念其親也幾何矣曰忘之叟曰是鄉之梟獍也不腰於市而已逭於天之戮僮何為者邪其能招招也若安矣若之室已罄矣

是之謂天全是之謂泉原是之謂濯纓而又何憧憧邪院中小吏亦楚人道其事於予予方為是說會韓君國器來院告歸强予書之而去

襍說送王資博

山氓患虎也凡可以制之無不用也至坎地以穽其身𥨸穴其墉而伏焉不知也川氓患蛟也凡可以制之無不用也至沉鐵以臭其居蜮伺其影而射焉不知也舟師急風也至呼嘯以招之及其傾檣絶繂曰風之罪也

田夫急雨也至雩祀以祒之及其破獻決洫曰雨之罪也夫虎蛟虺蜮皆殺人之蟲也而人有避焉有不避焉見之蔽也風雨人之所取於天以利用也而或以生害焉乘之過也嗚呼見之蔽乘之過一夫有之且以禍其身如此百乘之宰千乘之諸侯天子之宰相葢亦一夫之積而至此其大獨不爾邪同年王君資博出宰平陽政其此始可覸也見不蔽乘不過可以為相況於諸侯乎予以是説堅之

禖說贈吴獻臣宰順德

鵲之鳴也福來烏之鳴也禍至未必然也人之信之有不好鵲而惡烏者乎直之言也興邦諛之言也喪邦必然也人之聽之有不惡直而好諛者乎嗚呼禍福之未必然者則泥之興喪之必然者則忽之惑之甚也

賀卦壽吴封君

賀利見大人亨彖曰賀賁王明庭實旅百大往小來用上吉用下不利君子貞稱物平施其道不窮也象曰加貝

賀君子以聚朋友祝頌宴樂初九門有禽或益之十朋有孚于室吉象曰有孚于室禽可入也九二以其玄纁吉象曰玄纁之吉其志遂也六二賀之駢駢萬目睢如厲无咎无譽象曰萬目睢如羣恭敬也九四西鄰殺牛以其濡于饋亨象曰時然之饋用相濟也九五朋用玉斝醻于中庭晝日三頌有孚貞吉象曰孚主之吉頌以正也醻用玉斝匪夷器也上六壺矢班如不溺以其鄰征無咎象曰以其鄰征不盡人之歡也

西溪漁樂說

漁與樵牧畊均以業爲食者也其食之隆殺惟視其身之勤惰亦無以異也然天下有傭樵有傭牧有傭畊而獨無傭漁惟其無傭於人則可以自有其身作吾作也息吾息也飲吾飲而食吾食也不亦樂乎蓋樂生於自有其身故也若夫傭則身非其身矣吾休矣人曰作之吾作矣人曰休之不敢不聽命焉雖有甘食美飲又焉足樂乎豈惟傭哉食人之祿猶傭也故夫擇業莫若漁

漁誠足樂也而前世淡薄之士託而逃焉者亦往往於漁舜於雷澤尚父於渭濱然皆為世而起從其大也而樂不終至於終其身樂之不厭且以殉者古今一人而已嚴陵是也義興吳心遠先生漁于西溪亦樂之老已矣無它心也甯庵編修請曰仲父得無踵嚴之為乎先生曰吾何敢望古人哉顧吾鄉鄰之漁于利者樂方酣吾愚不能效也聊以是相配然耳有聞而善之為之説其事以傳者羅玘也南城人

何德彰字說

地之隆然坌突與夫涪嶁坡陁可以生植者皆山也有山之德也而梗枏橡樟虎豹犀象生焉琳球琅玕出焉極其用至於出雲氣雨下土則無與五嶽爭功而嶽亦用是以華且尊凡有目者皆曰是嶽也山之德必如是而後彰不則天下之山而已矣山之德不足也地之窪然停瀦與夫潦泓潢凋可以灌載者皆水也有水之德也而黿鼉蛟龍吞舟之魚生焉江河淮漢天下之水洩焉

極其大至於涵列星浴日月而出之則無與四海爭能而
海亦用是以華且尊凡有目者皆曰是海也水之德必
如是而後彰不則天下之水而已矣水之德不足也惟
於人也亦然一善之士天下之山與水者也聖賢者山
之五嶽水之四海者也德不足而不能以華者一善之
士也德彰於身而自華者聖賢也吾友汪昇之謂金臺
何氏子景華字德彰而求其說於予噫德彰其有志於
聖賢而不畫於一善者邪雖然萬古一聖千古一賢聖

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斯可矣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為水此則聖人事也德彰以為何如

何氏二子字說

金臺何景華二子伯讚仲謙生富屋習不侈居通壥言不囂如在簴之鐘而未鳴也如飭轅之車而未載也其既冠也友人汪昇之用之偕來徵字於予適有鐘鼓于宫而車過於前焉舉鐘而謂讚曰若知鐘之為器乎金以質之火以鎔之土以范之血以釁之追蠡以縣之筍

鐻以登之而非木以發之簴上之一物耳毀之可也棄之亦可也訇然之聲誰知之邪人之有德猶鐘之有聲也其蘊而不自彰也猶其聲之蘊而不自鳴也及其一遇於人而讃以揚之則近知之遠知之最遠而天下後世亦知之而德斯彰矣猶鐘之擊於木而聲之無不聞也請象於鐘而字讃曰德彰可乎指車而謂謙曰若知車之為器乎輻以幹之輪以運之轍以持之蓋以覆之狶膏以澤之牛馬以駕之而非收以載之道上之一物

耳毀之可也任其敝亦可也致遠之用誰取之邪人之有德也猶車之有收也其虛而足容衆善也猶其收之虛而足以多載也故凡衆善之來而謙以承之則小不遺大不遺焉又最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亦不遺焉而德斯美矣猶車之虛其中而收之無不備也請象於車而字謙曰德美可乎升之兄弟喜起揖曰實大者鳴惟爾德彰之行器虛者容惟爾德美之充顧二子再拜受敎而去

伍全字思謹説

伍全伍朝信子也年十八學將世其家朝信速賓冠之以冠必有字來丐予予字之曰思謹而告之曰耳目口鼻髭髯毛髮四肢具焉然後於人為全體故聾瞽跛躄齁瘖髡鬜皆全之累也騈拇枝指縣疣附贅瘿腫瘢黶之類若或益焉卒亦累也然有生而隨焉者有誤而致焉者有自取焉者生而隨焉者天也誤而致焉者不期然而然者也自取焉者不宜然而然者也不期然而然與

不宜然而然者父母與已參焉葢自童而前而吾蹎吾陷吾灼吾溺吾螫吾怖而致吾之聾邪瞽邪跛躄邪齁瘖邪髣且瘢邪有父母在吾烏知之童而後父母不吾屑屑也而吾或兩搏焉批其耳或交射焉中其目或逮獄焉刖其足或馳而蹶焉或緣而顛焉而聾也瞽也跛躄也齁瘖也髣且瘢也不免矣而尚可諉諸父母乎然則童而後盍思謹其體之所以全而不敢毁傷矣而況於冠矣成人乎且古人以聞善不慕與聾聵同見善不

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瘖瘂同推此類也則身不行道與跛躄同不辯美惡與齁塞同蒙被醜惡與疣癬髮瘢同是體雖全亦不可恃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全乎其思謹於此乎然後無媿於全之名此亦而父之意也

蘆泉龍牧說

武昌城東七十里有泉焉曰蘆華泉泉旁之人有龍牧子言斯泉於羅子曰泉之穴其深叵測有物焉蟠之氣

直上變見有光爲靈怪歲大旱能爲泉旁之人出雲雨泉旁之人傳曰龍也及吾即之數歲矣驗也果然其泉冬煥如湯可盥也歷夏則寒如氷不可以齒投之以檝立出焉而俯視之則其底之石隱隱可數也吾甚愛之因念吾之動與時違自以爲天下之獨愚奚意泉之愚亦如吾之戾乎時不能包荒自以爲天下之獨隘奚意泉之隘亦如吾之吐乎檝無爲形迹自以爲天下之獨拙奚意泉之拙亦如吾之示其實然則斯泉也宜其泉旁

之人置之以遺我也於是竊號曰龍牧以自託焉羅子曰噫凡泉旁之人愛龍不愛泉也而子之託於是也在泉不在龍也奚取於龍哉龍牧子曰非也吾之於泉也取其始之適吾類耳而不與其終終則同於龍也取其飛而有澤物之功耳而不與其潛潛則一泉旁之人而已矣故曰龍牧牧之云者順適之義云耳而因以寓吾權也豈若彼擾龍氏者真制之若犬羊然而後謂之牧哉羅子聞之不復與辨為之著其說龍牧子由司勲員

外郎知鎮江好古而文劉其氏云

白巖子說 為喬希大作

白與黑色之賓配也而巖以白名必其齦齶谺然天光下燭一物無遁其形亢爽潔修神儁居之而為好奇之士物外之觀是為天地間勝處反是則黯黮幽仄黑巖也虺虵之所蟠魑魅之所憑天地間之惡區耳矣而太行之麓必均有之是一常人能去取之況白巖子乎或曰白巖子方將以其去取夫巖者去取夫天下之士此

特其寄意耳則吾不知矣

修庫志後語

錦衣房侯予愛重之天下莫不聞然至索予康樂公新廟記以石既竪摹之艱而止於今奉命守潯梧則又索予修庫志曰於至潯治兵之隙對閱之若有以對夫子也予實有剩摹隨帙而遺之然不識侯差以其句讀中繩墨邪或詑其隷畫而異於世俗之書也是二者皆惑也噫今之世何世邪而置斯志也於作者之伍直書人

者之編籍記其凡而已耳何句何讀之云乎且白巖尚少予老悖也廹而遺是二惡播於後世莫予卹也而已矣侯亦未為得也或釋子曰侯於政若公署若家室若犧所若鑾輿庫無乎弗舉者葢取乎其類而益鞭其後而已耳予益大憖欲卷而懷之歸業已置其橐太息與別而反

聾訓聰語

吳子將行羅子送之三揖而謂之曰諺有之聾訓聰聾

者之不知量也然使聰者從而借聽之得則無矣然亦無所損其聰也子亦試聽之乎吾為子告之公庭出政如大刀如潤斧惟其盤錯之就吾規矩而略其痱瘤之細閭閻望之如方諸如陽燧取火得火取水得水朝夕資以活焉而屹乎其有恃稠人廣衆如春風如和氣使人人若得而掬焉及其掬之也又不見其渣滓退而思義如牛毛如蠶絲當辨其肩尻抽其端緒而後出以應物如鑑空如衡平不至乎倒置於是乎充其量也如長江如

巨澤納汙含垢汪汪洋洋無涯無涘庶幾用馮河焉而成天下之亹亹此何足以盡子也聾訓聰之言如此而已矣吾子以為何如

董子問答

羅子謂董子曰子非楚雄守乎曰然其地遠而且僻知之乎曰然其俗夷而未華知之乎曰然然則易其俗乎曰否易之之甚變也然則因其俗乎曰否因之之甚痼也然則無所易而亦無所因乎曰否易之而不示以易

之之道因之而不示以因之之情非齊惟齊非教惟教吾以是自克焉而不知其可不可也羅子曰子前守重慶保定乎曰然殆亦用斯術乎曰否重慶柔其發也多嚚吾而撲之以威保定剛其發也多暴吾而鎮之以静羅子曰嘻我固知子之善用時也崇卑遠近簡劇卑卑之論非所宜陳於子矣

唐書大風拔木斷

臣謹按周公居東之未迎也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

而林甫之將用也亦然然則善人之退小人之進皆天下將亂之幾也故天爲垂戒使君人者於此警寤而改移之其心仁愛之也至矣然成王知寤而迎周公而玄宗眛焉益進林甫而極用之此周之所以將亂而復治唐之所以將亂而遂亂不可救也歟

磁䲣興復求記狀

磁䲣者有石蹲于溪心若䲣焉其石磁石也故名在南城南八十里重岡複嶺盤欝中北阻芙蓉西阬連珠南

迤軍都接南豐之境東則靈峰萬嶂截而北迤中通一逕以達于盱芙蓉之北為臨川連珠之西為宜黃寔為四集要害地地多堊多赭黃石脂多雲母之石孔洞多礦礫而湫泥中其蜯閒吐珠似合浦而微亦土人以為祥故其人有以自食且能主人而食之人故聚唐宋來至千四百户七都七十二屠肆他肆稱是市列兩廊雨無張蓋行者亭臺樓觀擬城邑吏部選除齎縣令牒者嘗一日至二十一云元季酷剺于兵入國初繼以疫家

靡孑遺屋敗骸積灌莽其上日入于蔚薈蒙翳不可以居鬼晝嘯于木上虎兕豺豕以強弱為食積數歲絶行者永樂中先祖耕隱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户招逋亡且焚且芟先太史君益勤安輯由是復土著者客寄者販者遊者日源源來今僅較十之一然其故跡已垂無可尋者玘茲幸從士大夫之後知舊東西行取道者或停驂馬棨牘之寄貯胥隸之頓舍散以寓褻公露以處或事溷皆弗宜於是為館于衢之北曰駐驂堂門庖湢寢

食之具供給之役皆私具如官又為館于衢之南如駐驂曰寅賓庶幾所謂賓至如歸者寅賓之北四十武折而西有樓焉曰御書必樓者尊之也御書之西二百武有橋焉曰聚奎橋之上曰望遠之樓樓之南聯而為門曰翰林者私宅之門也樓之上凡連珠羣峰之北屬于芙蓉者皆于是乎見見之窮而下際蒼翠中為石嶺峽水東流其中右鑿其壁半面為磴延緣為路有樓曰逍遥跨峽中其下為門西出為里之委駐驂之西築土如

堂隍樓其上曰迎暉當里之會曰迎暉者志其處也迎暉之東為石門曰觧元門之前列二亭左曰鼎新右曰復古復古云者貯所得舊記于篁墩程公者故云也又其前為市區以處為市者區之外為小橋橋南折並山而東三百武登阪之上為義倉為圭峯書院院之阯東二百武翼然跨于溪之上者龍門之橋也橋凡二甕上為屋凡十七楹東西凡二門中有樓曰濟川二泉邵國賢所名也又折而北二百武少東兩山復合如門然因而

亭且門之曰迎恩里從以出入焉者也迎恩之西以迄于逍遥之東為門者六皆跨衢為樓者五跨衢者三跨橋者二焉凡衢之夾民居者無不甃門若樓之無分於衢之跨不跨無不丹青焉始事于弘治庚戌之十月迄于甲子之某月其續為之尚未可既也雖然使玘也為之玘也之子孫續為之其復前日之盛可必也縣之人行出其途者或知之求他縣人知之可得乎况天下乎其自盛轉而之衰若前日之盛而衰者雖里之人令亦不得

而知之况後世乎此無他無為之記之者也或雖記之
無信天下後世決然無疑者為之記之也今也不知里
之其亦有遭乎而使玘也幸生先生之時乎而先生則
信天下後世而無疑也而漫不之圖焉且曰姑以竢後
之子若孫後之子若孫又有可冀萬一信天下後世無
疑者乎玘也所以丐焉不敢後也前之所謂鼎新亭者
謹虛之以竢樹斯文其中庶幾天下後世不必至磁䆠
焉而凡誦斯文者如至磁䆠焉玘也所以丐焉不敢後

也謹狀

磁龜引 得古磁龜記于篁墩學士遂以此引求記

磁龜者有石伏于溪之心若龜焉人以其石磁石也故名在盱城之西南八十里其地突然若舟之艤于絶巘而其水之會而出也若門焉門之外人可躍而過也自是犬牙隴塞水行嵌竇間衝齧怒號凡二里復為平疇凡袤四里滙而為潭汪洋演迤自高而注下為瀑其聲四時如雷鳴瀑之下兩涯嶄削自是幽深玄黒獸蹄鳥

跡之所莫至其上常覆以黒青之雲俗傳其下為九龍之窟春夏之交白晝晦冥飄雨時至自上世來未有窮其處者如是凡十五六里山始開水始平又凡十里乃達于盱之江故磁龜達盱之路必由它陸簎避是險也而兹記之所未及者其遊自西北而来而其反亦必如之宜不得而記也磁龜自唐危全諷之亂始祖侍御史袍守德稱徙居之而始有聞宋遂以富顯此記相傳燬于紅巾之兵或曰紅巾之前已失之曾祖司税府君求

之祖畊隱府君又求之先西莊太史公如二府君之志
皆不能得於今百六十餘年矣意者天其有待乎不然
侍先生素矣不知緒論其幾聞也而迄未及及必以風
雷之變而若是其奇也噫天於斯文其果無意乎哉故
敢補記之所未及者焉先生發焉曰得游磁龜記記將
勒之貞珉歸樹于里之通衢以示于無窮惟俯垂允賜
實斯文幸甚吾里幸甚吾氏幸甚

曾孝義先生挽章引

曾孝義先生既歿歿幾四十年士大夫作為歌詩且盈卷帙又得少宗伯徐公追銘之於乎是何其晦于初而耀于今乎於乎死如有知寧不展顔於九原如無知乎亦因以託於不朽不猶愈於不齒于人而泯泯無聞者乎彼萬乘之君千金之子其在當世威權貨利求則得之快心適意曾何遑恤至於乖禮離義固無足怪訝然亦自畏其名之靡臧也一旦不諱猶為無爵者之幸不幸有爵爵彌尊而惡彌著孝子慈孫雖欲葢藏粉飾於百

世之下末由也巳抑而安稔厥惡用沉其宗先聲之美黮黮寂寥下伍閭左雖有周孔之賢亦何益矣是三者均也要之吾獨以為後之説勝不然先生雖孝且義於人蓋塗人也塗人則生不慶死不弔而况後三四十年忽爾而崛作乎曰為其孫作之也孫為誰名英字世傑恢然長者也今丞江都人皆樂從其請云

夜氣箴

木本暢也伐之牧之暢者以屯泉本潔也汨之汲之潔

者以渾不伐不牧不汨不汲伊何時乎惟日之入日之入兮是之謂夜寂焉翕焉二氣融治凡厥有形無不生者仁義良心人孰無之蔽交於前以誘以移至夜則息始惕而思維其有思善念克還孰為禽獸孰為聖賢一念頓殊判然天淵嗟此夜氣養之則全不日不月繼之以年觸類而長萬善足焉

毀譽箴

聞譽而喜其譽轉浮聞毀而喜其毀自銷與其聞譽孰

若聞毁譽或欺德毁可成巳彼何人哉四國流言彼何人哉畫頌萬千

慕萱操 為當塗李琪作

有草惟萱兮能忘我憂我顧我身兮惟母之由我身匪傷兮我母在堂入見我母我憂則忘今不見母涕泣于野誰衣誰食誰恤我者悠悠蒼天我哭為何

題劉東之雙喜小畫

為鳩之巢女拙知來之風女工司人之吉吾不女禁一

枝為家今吾哀女窮具曰予聖誰知女之雌雄

擇遜

於乎自夫父有殺其子者則父子爭國世可有也況兄弟乎由是兄弟有遜國者遜為吉而爭為凶自夫子有弑其父者則父子遜死世可有也況兄弟乎由是兄弟有爭死者爭為吉而遜為凶是故遜君子吉德也在小人為凶爭小人凶德也在君子為吉古台陳廷幹問遜齋之義予作擇遜以貽之

審力

臨川樂鳴殷出知宣城縣行與羅子別羅子揖而謂之曰昔秦武王將修宗廟之薦爲鼎者三上千鈞中百鈞下十鈞進羣臣謀之曰寡人欲置是于先王之廟必衆人舉之恭乎必一人舉之恭乎羣臣伏思之對曰必一人者王於是下令國中曰有能舉千鈞與車百乘百鈞十乘十鈞一乘烏獲過之睥睨焉舉十鈞者獲車一乘歸舍人尤之曰咄胡不舉千鈞而獲百乘也不然亦百

鈞爾獲曰不然獲非難於千鈞也顧獲之幹固衆人之相差爾而王亦奚信邪王如愛其鼎疑獲之折其足也改而收其令而以衆人舉之均之至廟而已爾獲雖欲一乘且不可況百乘乎居三日善飲食之進而舉百鈞者獲十乘歸又居三日益善飲食之進而舉千鈞者獲百乘歸卒如獲言秦人於是知獲不獨其力也其用力亦已審也今宣城子之千鈞鼎也慎而舉之積信而待之無欲速焉不如獲之獲一乘以至十乘十乘以至百

乘吾不信也鳴殷喜曰吾茲從事於審力矣

紀異

成化甲辰先是關中大饑冬予應入粟往賑例明年三月還至謝埠舟中大疫亦及予四月至青泥灣勢轉熾予以錐刺手無血自度必死遂與弟經訣訣已正冠瞑目果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及巳矣忽聞呼天妃至目遂開覺舟之弱篷壓若簁足之垂而陷者究一婦人聲呼曰一有學之士病在孤舟灘上無一

神道救之者我來送他一陣好風言畢篙足舉蓬遂起頓覺舉身冷顫須臾顫掉不已雖舟亦為之動經乃以數簑壓之葢自巳至未出臭汗而衣席皆濡漸覺少甦由是得全殘喘其秋北上過祠下進謝今越十八年又過湖上仍進拜焉因紀其事丙同年都昌尹前監察御史王君廷瑞為刻之懸置于梁間以志神之靈貺若是而其偶及於予之不肖者則又不知何如云弘治十五年壬戌歲冬十一月日

圭峰集卷二十二